

見聞紀訓





見聞紀訓

陳良謨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見聞紀訓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陳良謨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十四

見聞紀訓引

夫經傳子史之所紀載尚矣其大要無非垂鑒戒萬世俾人爲善去惡而已然其辭文其旨深其事博以遠自文人學士外尠習焉如論孟小學之書里巷小生雖嘗授讀率皆口耳佔畢卒無以警動其心而俚俗常談一入於耳輒終身不忘何則無徵弗信近事易感人之恒情也頃於山居多暇因追憶平生耳目之所覩記畧有關於世教者隨筆直書不文不次惟以示吾之子若孫覽觀之指某事曰是某事也指某

人曰是某人也近而有徵庶幾有所警動其心而於
爲善去惡也未必無小補云

嘉靖丙寅季冬朔日棟塘八十五翁陳良謨書于天
目山房

見聞紀訓上

陳良謨

歸安施相之翊之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
差互有唇齒之隙親友數人居間連日不能解同
邑溪亭嚴公名鳳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至是
時偶遇翊之於舟中翊之語以產事公輒嗚咽流
涕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
盡奪吾之田去吾復何憂因泣不已翊之乃惻然
感悟遂拉溪亭同至相之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

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其田悉從親友處分無片辭
焉自是相交友愛至老不衰人咸稱嚴以誠感施
以誠應三公盛德一時風動鄉邦云

正德癸酉冬予與溪亭嚴公施菁陽邦直

名侃計偕應

試邦直之兄邦顯

名仕

以省祭謁選同舟北上守陳

於丹陽旅次溪亭公盛德屢空邦直事之如師凡
舟車飲饌之費悉邦直供辦實則邦顯管焉一日
邦顯謂予曰連日視嚴公飯食減少何也豈殺裁
不腆烹調失節邪明日又謂予曰夜來思之吾得
之矣公平居每飯必有羹向無羹耳已勅庖者具

羹矣是日嚴公果先啜羹而飯果加餐邦顯喜曰
君視公今日之飯何如幾誤矣又一日遣倅回已
復閉門伏枕而泣邦直驚問予曰吾兄泣何也予
入問故乃拭淚告曰無他頃作家書遣倅回囑付
少弟偉經紀家事因思偉弟年未及冠正須從師
讀書遇節日放假與羣從吹簫擊鼓歌笑宴樂其
事也今吾侃弟大事不可已者吾螻蟻異途顧亦
拋家遠出而以勞事畀之吾是以悲焉吾其歸矣
予乃牽裾出告嚴公相與反覆慰解之乃止吁凡
子之養親視食多寡爲憂喜亦可謂孝矣而邦顯

於鄉先生乃爾其尊賢之誠何如邪家事委弟不爲甚苦而至於泣下其友愛之篤何如邪吁賢哉若人君子哉若人

通鋪市賈黃臻休寧人其爲人質直謹愿較諸賈中不甚計利好行善事以救濟人見惡人輒握手縮頤避之僅一子尚穉携之以隨予愛其長者嘗與之往來嘉靖戊子八月高塢石馬諸山水驟溢壞民田廬人畜溺歿者無筭予時卧病家居水出几榻上幾殆亟乘桴登棹師張先生樓得免望通鋪廛舍如木葉下湏臾一人乘船過樓下呼曰黃臻

父子俱溺歟矣張先生不任嘆息予獨弗之信曰
斯人也萬無父子俱歟理張先生曰迂哉子也顏
天跖壽幾何可言天道哉予曰雖然論理之常父
子決存其一湏臾又一人報曰臻尚存其子歟矣
予曰是或有之湏臾又一人報者曰臻歟矣其子
在予曰是或有之詰旦臻携其子來自言抱竹漂
三十里冒一大樹根遂捫樹上其子騎一梁木出
沒凶濤中逢舟人援以入舟是以父子俱無恙予
乃鼓掌大笑曰信哉吾言乎張先生默然良久曰
設使益成括不歟孟子之言猶信也

東門顏六一鄉皆稱爲善人善人云年六十無子隣有范醫官者君子人也嘗遭疾就醫杭州倂至自家問以鄉里事倂曰對門顏六歿矣范公大駭乃詬言倂以爲誑言倂曰儂來時聞其家有哭聲其族人洶洶東西走爲覓成木非歿而何范公曰此人善人且未有子可歿之耶既歿當復甦倂竊笑之數日范公疾已歸至湖州舟逢鄉人問曰顏六無恙否鄉人曰某日既歿矣其家沐浴就殯撫其胸微溫聞其口鼻中斯斯有聲輒以湯灌之漸甦今能食糜矣范公乃自神其見逕造顏六唁之曰

丈夫勿憂天必不絕爾也後果生一子六歲年六十
七而終予得之范藻軒先生云醫官先生之父也
此事與予料黃臻事頗相類故併記之以見天道
之可恃如此云

同年廖梅南

名梯
蕭人

爲南京戶部正郎以前官註誤謫

知吾州其事甚寃及蒞任絕口不言謫事清操凜
然秋毫無取絕無境外之交凡百禮數一切減省
衙內日逐鹽醬蔬腐之類悉自買辦里役公用之
費比昔減十倍不止憂民之憂真若惻瘼乃身員
下柴薪或以貧乏告輒蠲之聽訟平心易氣必使

之盡言有罪多從末減片紙不罰三年量移寧國府同知既去衆欲立碑建祠用識去思公聞之移書與余辭極懇切余體其誠徧諭鄉人乃止而心祠口碑至今未泯云陞鎮遠府知府以母老乞歸攻苦食淡一如諸生時余爲閩臬副使行縣至莆謁其廬四壁蕭然坐久出菜四噐桃子四枚白酒一壺飲余意泊如也余對府縣官每道其爲人而守令或因有所餽遺悉峻却之一日詣余變色曰兄其憐我耶余知其意應曰豈敢憐兄弟播揚清德耳吁若梅南子清脩苦節終始不渝卽方古之

其處默陳師道何忝余寤寐思服願爲執鞭而或
以才短少之陋矣哉世俗之見也夫士之守官猶
婦人之守節苟大節一虧萬事瓦裂卽其烹庖刺
繡紡績織紉種種才美曷足以贖其失身之羞哉
奈何世道陵夷公論不行於天下廉者猶嫌其無
才佞者不責其所守重末忘本是非混淆往往而
是嗚呼世變至此尚忍言乎哉

本州學陳司訓名思號納菴九江瑞昌縣人簡朴謹
愿質任自然不攜家眷不涅髭不尚華靡元旦或
宴集穿牛皮靴衣舊圓領列於同僚緋袍彩繡之

中汨如也諸生入學補增廩并節儀之餽不問多
少有貧乏者峻却之丁祭舊例宰牲後卽將各牲
肚雜分入私庖先烹食之恐暑天作氣耳陳獨懸
之廳事楣間臨祭仍密置各牲下祭畢收之此一
事予深敬焉督學范公臨郡凡事與同僚相形共
歐辱之卽日入告致仕問其故止言年老病作絕
不言歐辱事涕泣不已范公憐其誠准之歸考畢
還州急治裝知州查其員下猶未支齋膳學糧銀
若干新入學補廩例有束脩銀若干又措處餞贐
若干諸不肯待乃戒閹者遲開城門蓋畱之也不

意其侵晨突出西門竟去去後仍追各項銀總若干移文差人賞送原籍止叔員下未支廩米齋膳夫正銀餘外分毫不受亦告本縣回文付原差人帶還問其家僅足朝夕耳矣吁人嘗言氣化日滴今無古人若陳君者今人中恐不多得將謂之古人非邪

程瓊休寧人寓吾州北門外開舖賣飯招宿畜馬騾送行然其人雖居市井而輕財重義有歸安宗定者携銀百兩來州買絲絲未出復歸飯於程舖就雇其馬下梅溪置其銀於布囊懸之鞍上不意中

途墜於地不覺也跟馬僮拾之瘞於路旁竹園內而宗定至梅溪解囊不見初不意僮也乃馳回程舖榜諸途曰得銀者願平分之程視僮面色可疑遂密誘之不伏又威嚇之始吐實遂押童同至瘞所取銀還之宗以其半爲謝堅辭不受減至二十兩亦不受然程之拾遺而還非止一次此其多者耳嗚呼今之人競刀錐之利至忍心害理而弗顧况百金哉柳子作吏商譏官之賄者卽商也乃斯人者商也而所爲若是恐爲士者或不及也吾將目之曰商士不可乎